通志堂経解

仁12
1411
208

12

禹貢集解序

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剏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歷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抄忽之說究觀篤考窮日夜不愒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已意名曰羣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不知所入諸若此類其衆余曩得同叔此書讀

之蓋躍如也然間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
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
其至既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
百考文多欲鋟之板未辦姑摭其禹貢說出之
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於是者有取焉同叔姓
傳名寅烏傷人也蓋睨而徙居與余爲同里云
東陽喬行簡壽朋序

義烏傅寅同叔徙居東陽之杏溪著禹貢集解
二卷喬文惠行簡序之其書先以山川總會之
圖次九河三江九江之圖次及諸家說斷其言
謂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曰治水者必使其下
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
而不至於衝激以生怒又曰治其最下而速其
行通其傍流而使其中無停積之患則河之大
體無足憂矣吾於其言默有取焉惜乎是編流
傳者寡不見采於蔡注而焦氏經籍志
西亭王孫授經圖或以爲說或以爲論蓋未嘗

見此書而著於録者是本爲吴人王止仲藏書
其後歸於都少卿穆其第一卷闕三十有七版
第二卷又闕其四版驗少卿前後私印則知當
日已非足本亟刊行之俟求其完者嗣補入焉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卷第一

夏書

禹貢

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
是功

唐孔氏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
是水土既治史即録此篇其初必在虞書
之内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
事不可知也

林氏曰邶鄘衛之詩邶地所采者則謂之邶
國風鄘地所采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
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非有異也禹貢

之篇夏史所錄故不得謂之虞書而謂之夏書耳孔氏乃謂此堯時之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過論也

沈氏曰禹貢之篇虞書也作於有虞之世述於有夏之時故後世係之夏書以明禹之所作也

張氏曰此一篇以謂史官所記邪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田賦之高下

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謂之夏書然其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

堯典堯之書也而爲虞書之首禹貢舜之時所作也而爲夏書之首孔子之定書如此何也舜之有天下蓋傳於堯而禹有地平天成之功是其所以受舜之禪宜也至於湯革夏則其書首湯誓武王翦商則其書首泰誓聖人之意蓋可

知矣孔氏之言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正殆於有見而林氏孰邶廓衛之說以非之未可爲通論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孔氏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唐孔氏曰禹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又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自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

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

班氏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

陸氏曰周公職録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内有九州春秋説題辭云州之言殊也

林氏曰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斷絶使禹理水還爲九州

王氏曰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禹別九州皆奠高山大川以正封域

蘇氏曰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葉氏曰記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則九州之名舊矣洪水之害山川土壤封域經界貢賦之制蕩析湮墊皆失其正至禹而復辨故言別水行地上四方不通必隨山刊木以爲道然後能度其形勢觀其源委而川可濬川濬而九土見矣辨其名物以制地征作民職而貢法出焉貢賦雖異而以奉上爲主故謂之貢

張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

使水復歸故道而入于海

陳氏曰九州之爲州久矣然州之義學者不
論也在堯之時洪水之害浩浩蕩蕩封疆
之界不可得而別也禹從其巨鎮之在水
中者而別之曰此冀也此兗也此青徐也
此荆揚也此豫梁雍也是巨鎮者宛然出
於水之中故曰九州也州與洲同隨山濬
川者隨水源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爲川不
汨其潤下之性故也

洪水之害如此其久使彌年亘月無有
止息則民生無噍類矣以理推之當亦

每歲之中泛濫有時如今之春夏暴長
而特爲尤甚焉耳禹之治之也當其懷
山襄陵之際亦無所措其力憂民之切
雖曰由已溺
嚮有可辦而
規畫以豫爲
州如陳氏謂
之余恐無是理也學不通世務腐儒耳
故余不爲之辨

林氏曰賦者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兗州而
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別而言之雖有貢有

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名之總名也

古人之命名不苟也三代取民之制必以貢助徹爲名其用心之仁可知矣是故史官之名此書孔子之作此序皆於貢之一字深致其意幼學能於此乎察壯行猶於此乎背況未嘗知此者乎

呂氏曰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之脉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程氏曰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者因也孔子敘其書曰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因也因者本其所自然而無所增損云耳功以因而成則書載其功亦豈外於因哉

九州之分尚矣顧其間高山大川託以爲疆界所視者不容無所記載禹爲司空習此亦素而特其洪水爲害封域淪壞川流故濬亦決徙不明故禹先定其

高山大川之方嚮以別九州之分限則凡地之遠近高下水之源委曲折皆可得而審矣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於是次第施之何往而不如其意乎任土作貢夫人能言之而隨山濬川說者罕見其的余請詳辯之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史之辭亦曰禹敷土隨山刊木說者意孔子序文當不與之異故多以刊木通道爲解殊不知孔子之文隨山濬川與任土作貢對立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之謂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逕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者也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其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三句十二字而深於經意者知其該貫首末無復餘蘊此豈泥於文辭之間者所能窺哉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孔氏曰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

山林斬木通道奠定也高山五嶽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唐孔氏曰禹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是平地盡爲流源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往者山爲水所包川皆泛濫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

司馬氏曰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

唐司馬氏曰尚書作敷土今案大戴禮作傳土故夏本紀依之傳即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

顏氏曰敷分也謂分別治之奠定也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

蘇氏曰敷道修載敘義皆治也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葉氏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而後隨山刊木之功可施隨山刊木以通道於四方而後高山大谷之名可正山川有主名而後或自山道導或自川道導而水可得治矣

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
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
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爲
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
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
張氏曰敷分也敷土即別九州之義以謂分
辨九州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
歸路且又刊木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
則又定高山如五岳者大川如四瀆者東
西既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可得而
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

林氏曰鯀湮洪水以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
適以激其怒耳故禹惟務敷土而散之不
與水爭勢而水得其性矣此所以有成功
也隨山刊木者除障蔽而驅禽獸使避水
者各安其居也奠高山大川者本其風俗
之異以爲九州經界之準也
程氏曰禹之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
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
有向
呂氏曰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
有一定之規摹在胷中分布九州之土甚

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用工所以終能成功定高山有箇標準次便看得箇大川所歸喻如築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刊木以通道定高山大川以爲高表凡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先定其所知以爲表則其他皆可知

治水非土木爲用不可也土則隨處以分布木則隨山以刊伐見禹之規摹簡易無生事擾民之患也如治華陰之河則先於華陰左右分布可取之土於華陰之山刊用便近之木此敷土隨山之義若夫奠高山大川則是定其方嚮源委以辨地域趨會而馴以加功故也此與孔子所謂別九州同

冀州

釋地曰兩河間曰冀州郭氏註曰自東河至西河李氏曰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冀冀冀近也

林氏曰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

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蘇氏曰堯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荆

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林氏曰禹之治水其始也必決其懷襄之水然後及導其川澤之流而其所爲先後之序具載於九州之後導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記夫九州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夫治水之先後不在於此也夫洪水之爲害泛濫於天下其治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而導之不可拘於經界之限也故自導岍及岐以至于又東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條理蓋治水之勢未嘗不自上而導下自下而決之於海也史官條列備言於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疆定界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界也

張氏曰冀州不言山川所界如濟河惟兗海惟揚者蓋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

其山川則當以天下爲界安可如餘州之局以山川哉此又禹之微意也

孔蘇二家執九州之次以爲禹之治水自下而上林氏執導岍以下之文則以爲自上而下二者將孰從而折衷之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孟子之言自北而南自下而上且不及雍梁而遽言中國可得而食則禹之規摹亦可見矣若夫導岍至敷淺原此乃記濬畎澮距川之方嚮導黑水至東北入于河此乃記九川之首尾林氏未明經意遽執此文謂治水必自上而下其於世務不通甚矣且使禹之行河必欲積石之功既畢然後鑿龍門以治華陰孟津諸處則於三數月之間甚或雨潦驟集冀豫兗青之民又何所賴於禹乎故夫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於衝激以生怒禹之經畫所以首冀兗而後雍梁者此也苟能明此則非惟達禹貢九州之次且於孟子之談禹

知其有自來矣孔蘇之論又安可忽或曰禹疏九河而後濰濟漯信孟氏之言有倫也決汝漢而後排淮泗亦豈必自下而上乎曰此其文爲注江而設也其實禹之治水濰濟漯之後遂治淮泗以及於江江治矣然後治漢治汝如禹貢所載九州之次也或又曰四水惟漢入江耳汝泗入淮淮徑入海安得俱言注之江乎曰古溝洫法南北東西互相通灌如揚之邗溝雖吳王所開廣然古必有迹道可以泄淮水而注之南矣不然

則孟軻氏豈容無稽據而肆爲之說乎既載壺口（在今隰州吉鄉）治梁（在今同州韓城）及岐（在今鳳翔府岐山）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唐孔氏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爲然也

班氏曰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按慈州吉昌縣漢北屈也有壺口山北屈屬晉無改至後魏始更置定陽隋開皇十八年又改名吉）

昌唐仍舊本朝熙寧五年慈州廢以吉昌隸隰州更名吉鄉

胡夏陽縣西北按同州韓城縣漢爲夏陽有梁山隋開皇十八年置

韓城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按岐州岐山縣有岐山周大王徙於岐即此岐山本後周三龍隋開皇十六年改名岐山以有岐山故也

鄭氏曰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王氏曰載事也既事畫口然後治梁及岐也

水逆行泛濫而亂故治之也

蘇氏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厎柱則畫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葉氏曰詩言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則梁之功爲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者也

林氏曰言冀州之水而及於雍之梁岐者曾氏曰吕不韋云龍門未闢吕梁未鑿徐州彭城縣吕梁山也有吕梁鎮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在今隰州吉鄉縣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案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鄜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

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横流而出則知其
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
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
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
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
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併
言於冀也

東萊先生曰岐梁皆是龍門左右之地也水
之所以爲患正緣龍門狹隘壅塞其水故
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
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爲無事

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爲無事也
二州山川有利害相關而同一時之役
者非特此也示例於此而他不言可知
矣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
東流入距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而彭
城最受其害水之環城至高二丈八尺
是時蘇東坡方守彭城恐其民驚潰乃
登城以鎮之曰當與城俱存云及水退
東坡相視子城之東門正當水之衝府
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甕城乃大築
其門護以磚石建黄樓於其上繼而賴

濱將之宋過而登之乃爲之賦曰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漢元光元年河決瓠子）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爲海觀此賦則知呂梁與河患相表裏也呂不韋之說賴濱之賦學者不可不知

既修太原（在今太原府榆次縣）至于岳陽（即今晉州霍邑縣霍山）

孔氏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

唐孔氏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案隋文帝改漢晉陽爲太原縣本朝太平興國四年省）

貢所謂岳陽（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更名永安隋開皇十八年永安更名霍邑）

林氏曰晉州霍邑縣有霍太山在東

班氏曰河東彘縣（太原入榆次榆次在府東南七十里）有霍太山在東

王氏曰地爲水所攻蕩隳圮而壞故修之也

葉氏曰載始事也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之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至岳陽而不知道壺口推而上

之以及梁岐而與岳陽會此功所以不成
故禹始事壺口治梁及岐壺口梁岐治因
修鯀之舊迹以至于太原岳陽
張氏曰此言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而至于太
岳之南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
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
林氏曰曾氏云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
之所經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

案水經分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酌過永安縣西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今憲州靜樂縣即漢汾陽地也管涔山在其界河中寶鼎縣即漢汾陰也本朔祥符四年改爲榮河

覃懷底績即今懷州之地至于衡漳清漳出今潞州縣濁漳出長子縣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
懷致功至橫漳
唐孔氏曰地里志河內有懷縣在河之北蓋
覃懷二字共爲一地衡即古橫字橫漳在
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
杜氏曰懷州禹貢覃懷之地案唐正觀元年省懷縣入武陟而杜氏云武陟漢懷縣地故城在今縣西是正觀所省
地也後世變更名號不一難以盡詳唐志云懷縣即漢舊而武陟亦其
河內縣有懷水往往覃懷之地也今懷之武陟在河內武陟之東八十五里皆有之武
陟氏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

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熙寧六年省洺水恩州障南皆更鹿成名東鹿元年省漳南爲鎮入歷亭）阜城今隸永靜軍鄴今爲相州臨漳縣之鎮蓋洺州肥鄉深州鹿城冀州衡水皆漳水所逕唐天寶十五年本朝至和

林氏曰曾氏云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禹自覃懷致功遂踰太行而北既得漳流而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則亦害於河流故也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書傳考究源流其說皆有依據比諸儒之說爲最詳

堯都冀之平陽今晉州所治臨汾縣也禹之治水莫先於帝都而冀州三方距河深患所在其疏導莫先於河矣然行河當自下流始而冀州所紀惟急於帝都之傍近而下流未嘗及焉何也今以地理詳之壺口梁岐皆帝都之西也太岳在霍邑霍邑北臨汾百有餘里則太原岳陽帝都之北也覃懷帝都之南也衡障帝都之東也於帝都四面固無水不達於河而吾第憂河之下流不決而

上之水皆奔赴之速則豫兗青徐之民
將何所逃其害乎禹之用心固愛君之
至而其於救斯民之溺特可緩乎竊嘗
思之而得其說於孟子之談禹而又熟
復禹貢之書然後其疑始釋而於神禹
治水之規畫始井井乎知其序矣孟子
之言曰禹疏九河瀹濟漯是其爲談禹
之要旨無大於此者夫九河者河之最
下而濟漯者其傍流也治其最下而速
其行通其傍流而使其中無停積之患
則河之大體無足憂矣禹既規畫成此

然後疏帝都四傍之水舉達于河而冀
州之患平矣冀州之患既平則凡兗青徐
揚之所當治或四載躬臨或贊佐分命又
從而次第舉矣苟或不然則雖奇計百出
隄防萬端以殫終身之勞而水胡可得而
治邪今觀禹貢冀州不言疏九河以九
河爲兗州之地而首言於兗州故也不言
瀹濟漯以漯流兗州濟歷豫兗而不可
總之於冀故也且又導九州之首尾各
已條列於後儻於每州一一言之則經文
不幾於重複之甚乎又況禹之治水苟

其利害相因則雖川異州亦必有同一時之役者如其必待某州之功畢然後治某州則禹之聖豈無權而幾於執一者乎或曰壺口梁岐之役曾氏以爲鑿龍門而冀州所記不及龍門何也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已列之於後故於此但言壺口梁山所以互見其事也亦猶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而捨梁山不言者與此治梁互見之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則上捨太原而不言下舉雷首以見治龍門梁山之下而底柱析城王屋太行之治則覃懷底績之由也禹貢一書吾姑舉其一州言之其互見之法精密如此學者可得而易言乎哉又曰載始事也禹經始冀州莫先龍門而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皆居其後乎曰淪濟之時固嘗有利害相因而導之者矣然龍門汾水未治於上則雷首而東欲底績不能也故論天下之大勢禹之經畫雖無先於疏九河淪濟漯而就冀一州言之則龍門者咽吭之害也汾水抑又次焉史書之曰冀州既載

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然後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先後之序曉然如此然學者不識形勢而觀此書譬之青天白日瞽者欲知其清明其可得乎

厥土惟白壤厥賦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孔氏曰無塊曰壤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顏氏曰柔土曰壤

唐孔氏曰九章筭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孟子稱稅十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貉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工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

差降即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
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
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同時則無
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常
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
王氏曰物其土田以知所宜奠其賦以知所
出也冀州之土非盡白壤而曰白壤者其
大致然也餘州蓋皆如此
蘇氏曰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
皆九等此爲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
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耳必當時

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然不
可以臆說也
葉氏曰此周官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
等以制地征者也五物五地之所宜物也
以五物制地征故賦有出於土者此庶土
交正而爲之者也以九等制地征故賦有
出於田者此咸則三壤而爲之者也惟賦
不皆出於田故有田上而賦寘如徐青梁
之類而甚若雍之田上上而賦乃中下者
有田下而賦多如豫冀揚之類而甚若荊
之田下中而賦乃上上者田下而賦多則

土賦兼其間也田上而賦寡則又溝畎灌
溉之於水旱畜泄有利否而人力衆寡勤
惰之不齊不可槩以田爲率也賦以出於
田爲正故餘州皆以賦次田而冀州獨以
賦次土者蓋冀州之田第五而土白壤賦
出於土宜多於田
林氏曰周官大司徒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
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終以土均之法辨五
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
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蓋將欲教
民樹藝與夫令地貢斂財賦必辨九州土
壤之所宜土性不同則所宜之穀亦不同
如周官職方氏荆揚州宜稻冀雍州則宜
黍稷之類因其土地所宜而教之播種則
其所收者必多也故禹於洪水既平之後
將欲教民粒食因而致田賦之差必先辨
九州土壤所宜以利民也九州之賦校數
歲之中以爲常則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
而九等之差亦不可易也而又有錯出於
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之不同不
可取必於每歲之常賦必時有所蠲放以
利民是以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

之不同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歲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此言謂其有激而云將以救戰國之虐政則可若謂禹貢之法爲不善則不可蓋九州之賦既有每歲之常數而又有雜出於他等之時則是其於凶年無取盈之理觀禹貢一篇然後知禹之貢法未嘗有不善也禹之貢法固善矣意者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賦又無雜出於他等之時此夏法之所以爲弊也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其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逐畝所收之多寡而比較之然九州之間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則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也荊州之田下中而賦則上下田賦相較所差者亦五等田賦所以如是之遼絕者蓋洪水既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

偏聚之地闢地有先後人功有修否不可得而均也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有如此之懸絶也貢篚之制自兗州而下皆有之而冀州獨不言者蓋畿内之地天子之封内無所事於貢也

張氏曰冀州之水既治而土賦與田皆可辨其名色定其高下也蓋天下至大先王所以坐運於一堂其風俗所尚土地所宜無不周知其曲折則以有圖書爲可按見也聖賢巧思於此可知在五帝則有九丘之書在唐虞則有禹貢之篇在周則有職方之志在漢則有輿地之圖皆所以掌括四海斡運天下也其可忽哉土惟白壤賦惟第一田惟中中大數已定不可改易使其當理則有萬世無窮之禍是故非禹之賢聖其物土田定賦貢安知其不爲害也唐明皇失德自宇文融爲括田使始以客戶爲主戶以見賦爲羨賦自此明皇侈心愈開而王鉷楊謹矜楊國忠輩皆祖述其意名色百出遂至於亂盧杞又祖述其意以奉德宗亦有奉天之亂以是知物土色定田賦豈可忽哉

呂氏曰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冀兗之都事事皆出於此所以特重於他州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一般

此州紀賦於土田之間見土田皆有賦也然賦出於田者多故餘州惟以賦次田

冀 田第一 錯第二 賦第一

兗 田第六 錯無 賦第九

青 田第三 錯無 賦第四

徐 田第二 錯無 賦第五

揚 田第九 錯第六 賦第七

荆 田第八 錯無 賦第三

豫 田第四 錯第一 賦第二

梁 田第七 錯第九 賦第八第七第九

雍 田第一 錯無 賦第六

林氏之說曰九等之差不可易而又有錯出於他等之時者蓋歲有凶豐之不同不可取必於每歲之常而時有所蠲放以利民故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同此其爲說甚善而愚切有甚疑者二不可以不論也九州惟冀揚豫梁有錯而餘所無者五州豈水旱之災惟冀揚豫梁爲有而餘則無之乎不然

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也冀之賦第一而
錯降之爲二梁之賦第八而錯降之爲
九是優恤之例然也至於揚則自七而
升六豫則自二而升一梁則又有自八
而升七九之時凡水旱宜優恤而顧反
增益何邪如其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
之不爲虐則禹亦豈於定制之外橫有
所取於民者乎夫孟子之議貢蓋其叔
世之弊政而禹之定制雖校數歲之中
以爲常其於凶荒之歲則必有爲之輕
恤者矣其於上熟之歲則必能藏富於

民矣如其不然則豈有禹聖人而於政
在養民之說能言而不能行邪竊嘗屏
去諸家訓傳獨取經文端坐熟復意其
錯之爲言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有一
州之內而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
其不可均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
亦任土隨宜可也故冀州大槩則上上
而差等之例則有降而爲上中揚州大
槩則下上而差等之處則有升而爲中
下皆其當時之則例如此要不可以指
定言耳若如此說則庶乎經文前後可

以通貫考古者更爲我評之

恒衞既從恒水出今定州曲陽縣衞水出今眞定之境大陸既作跨相趙深二州之境

孔氏曰二水既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班氏曰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恒山北谷東入滱滱水出代郡靈丘縣東至文安入大河案上曲陽後齊去上字隋開皇六年改爲石邑七年改曰恒陽唐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靈丘屬漢渤海之縣也唐屬蔚州今爲化外文安屬唐隸莫州今隸霸州案水經滱水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班氏謂入大河恐非文安去長城亦近

出常山靈壽縣東北東入虖池恒水出今定州曲陽縣北至冀州信都縣東入海古信都界當東北至海大陸澤在鉅鹿縣北案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通典邢州鉅鹿縣漢南壗地漢鉅鹿縣今平鄉縣也案九域志平鄉今廢入鉅鹿縣隸相州是相州鉅鹿鎮鉅鹿爲鎮鉅縣有大陸通典趙州昭慶縣漢廣河縣也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唐志云昭慶本大陸武德四年曰慶九域志云四年曰象成天寶元年更名昭隆平熙寧六年改昭慶爲州臨城縣有大陸省隆平爲鎮入臨城是趙大陸通典深州鼓城縣有大陸亦在此唐志云先天二年析深州鼓城置陸澤縣禹貢大陸陽鹿城縣九域志云皇朝雍熙四年省陸澤入靜安是深州靜安縣有大陸

鎮入行唐案壽池出代州繁畤縣東南阜山逕深州饒陽縣北至冀州信都縣

曾氏曰恒衞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功成在禹貢田賦

既定之後

葉氏曰河流有歸二水不治而自從也二水從而大陸可作矣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陸以地形得名也

大陸之地廣大跨相趙深三州俱有之不止於河所經也恒衞二水既入滹與虖池而滹虖池皆逕大陸之北而東行言恒衞既從則滹虖池之治可知矣滹虖池治則大陸之可耕作必矣雖然禹迹既至衡漳則不隨及恒衞而乃於田賦既定之後徐而治之何也蓋大河既

疏汾漳諸水既導冀州之患亦既平矣而恒衞非其所甚急故緩之唐孔氏曰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設施規摹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此說甚當然緩急先後之宜禹亦不應無有也學者讀禹貢須察其緩急先後之宜則智識可以明而他日輔吾聖君以經綸天下之大務當與禹治水同學者其勉哉

島夷皮服

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

水害除

唐孔氏曰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絶不可踐量是也

蘇氏曰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復皮服

林氏曰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雍州之崐崘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自綏服之內皆有每歲之常貢至於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也亦不責其重貨也間有欲效誠於上者則使之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蠙珠織皮之類

是也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蘇氏以揚州島夷之卉服爲厥篚至於此州之皮服則云水患既除得服皮服是以此二句分爲兩說其自違戾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山在今平州盧龍縣

孔氏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

班氏曰大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顏氏曰碣音桀案後漢志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隋志北平盧龍縣有臨渝宮有碣石唐志盧龍縣平州

唐孔氏曰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今滄州界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治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

司馬氏曰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蹟釋其言曰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

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左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林氏曰冀州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是其建邦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其所以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于河爲至蓋達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蓋在冀州之北者遠於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則必遵海道以入于河然後至於帝都瀕河之地則徑自河以達于帝都矣

張氏曰此又記山川形勢所在也

此記島夷入貢之道耳餘不必專自碣石入河也觀西傾因桓是來可見不獨西傾雍之浮積石亦然記遠不記近此經文之妙

濟河惟兗州

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唐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

李氏曰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

兗信也

杜氏曰蓋以兗水爲名又兗之爲言端也信也端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

林氏曰自兗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別九州而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也

鄭氏曰(益稷仲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

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爲荆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兖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没矣

九河既道（其地已淪於海）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今德州有平原縣）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現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存

故道成平晉猶存未詳其後廢於何時光在今滄州之境東光今隸永靜軍典德州安德縣有漢故城在西北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禹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黃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五代職方考云周顯德二年廢弓高入東光丘氏曰徒駭禹津鉤盤胡蘇四河並在今景州德州之界其餘三河未詳

城郡界滄州馬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郡

唐孔氏曰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

劉氏曰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是爲九江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即岳州巴陵縣地也

晁氏曰洞庭九江也

林氏曰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代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此則可以意曉也

程氏曰九河言播而江不言則江不爲九江甚明也然其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

容鑿爲之說若其地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爲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拗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

葉氏曰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皆在梁去海甚遠江東至陵始迤爲中江漢至大別始南爲北江漢匯澤爲彭蠡而江會于匯二水合于一而後入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漢非至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源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是匯而入海順從而不違者東陵大別之間也故言朝宗乎海九江說者以爲洞庭不在尋陽是矣九江荆之舊江也江漢有朝宗之勢則自澧而過至于東陵其流雖大而無所壅遏故九江不失其舊而甚中也殷中也甚中者宜過中而反不失中之辭也

張氏曰水患既去九江之水皆循故道甚得地勢之中不復泛濫爲害也

自夫彭蠡既豬於揚州而江漢於此乃得安會順趨以達于海而其上合流之西有九江者於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之導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荆揚腹心之疾

也先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矣說者惟不識此故不求九江於江漢合流之上而求之於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紛紛而終莫可信執也胡不玩經文而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次比其地勢而觀之乎始余讀衆說無一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然後知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畫頗有可信者九江不必求其有九然後爲是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今之洞庭當是

堯禹之時名爲九江無足疑者不然則澧之下東陵之上有水大如洞庭而爲江所過者禹顧不書何邪

沱潛既道（沱出今江陵石首縣潛當在江陵潛江縣）

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唐孔氏曰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班氏曰江沱出南郡枝江縣西東入江（枝江唐隸通志堂

江陵府熙寧六年省入松滋縣爲鎮

二百里縣治正臨大江之南地理志云夏水受江入沔行五百里

鄭氏曰枝江之沱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案通典江陵石首縣即漢華容縣也在府東南

蘇氏曰枝江沱水華容夏水此荆州之沱潛也郟縣沱水安陽潛水此梁州之沱潛也以安國顗達之言考之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荆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邪

林氏曰據爾雅之言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荆者荆之沱潛也出於梁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不必有合流味別之說

程氏曰水自河出爲灉故兗有灉沮之灉而後世亦以宋水之受汳者爲灉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詩始曰沱中曰氾終曰渚三者展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以見其不主一地不專一名也是皆可以類推者也然則凡水之出江漢皆可名以沱潛則沱潛云者乃從江漢下流得名耳荆貢自漢陽以上浮漢支水皆爲潛浮江支水皆爲沱

鄭氏不以枝江沱水爲此之沱以其非
從江出故也而東坡指以爲是蓋亦姑
從漢志云耳余考枝江之地隸今松滋
松滋在江陵西南亦安知枝江之水不
于江出而復入江邪至若鄭氏以夏水
爲沱而東坡則指以爲潛此東坡之踈
耳何者夏水首受江於華容之境行五
百里東入沔此正合爾雅江出爲沱之
說而東坡以爲潛非也然則潛不可得
而知歟國初乾德中以漢江陵縣地置
潛江縣在荆南東北百有餘里或者水

有自漢而來名之曰潛故縣因以名歟
程氏求沱潛於漢陽而上之地得之矣

雲土夢作乂 雲在安州 夢在江陵 安陸石首

孔氏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
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唐孔氏曰昭三年左傳云楚子與鄭伯田于
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云楚昭王寢于雲
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
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地理志華
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枝江縣西有雲
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 安陸今安州 隸安州 或曰

華容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兩處有名者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兩處名存焉小司馬氏曰雲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

蘇氏曰據春秋傳所載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

王氏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而已草木生之而已人有加功乂之者矣非特草木生之而已

在安陸者雲也在漢之東在華容者夢也在江之南二澤夾江漢於其中而各在漢之外者也後世以其地自鍾水於江漢之望相近故總稱雲夢焉耳考此又以知經云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者以江漢支流俱治而其傍之澤無復泛溢之患也雲土者言濵雲之土復其舊也夢作乂者言濵夢之人皆作乂也此則上下互見其義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林氏曰此州之土雖同揚州之塗泥然其地稍高故其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孔氏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唐孔氏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

林氏曰案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齒革則是二州之所産不無優劣可見矣

張氏曰徐州浮磬先於蠙珠豈可謂珠不如石乎梁州鐵先於銀豈可謂銀不如鐵乎顓達之説過矣此當以文體爲言

所出適饒於此而且善故先之非以二物之貴賤等輕重也張氏之辯雖巧而實非

桔榦栝柏礪砥砮丹

孔氏曰榦栝也柏葉松身曰栝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

唐孔氏曰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栝爲上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

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杶括柏皆木名也
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
若柘木故舉其用也砥以細密爲名礪以
麤糲爲稱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
魯語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
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顓氏曰丹赤石也所謂丹砂者也
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所貢之木不可
勝言也此州曰杶榦栝柏其所貢者止此
而已
張氏曰今辰溪丹砂醫方所貴正荆州分域

也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孔氏曰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
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陸氏曰韋昭云箘一名聆風也馬云楛木名
可以爲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
似著
唐孔氏曰鄭云箘簵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
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傳言三物皆出
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
顏氏曰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爲矢

蘇氏曰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桔柏礪砥砮丹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

林氏曰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云妢胡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邦之故地歟

呂氏曰凡杶榦及楛十物非朝庭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見聖人處事之精審如此

包匭菁茅

孔氏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

唐孔氏曰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鄭云菁蔓青也蔓青處處皆有而今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鄭氏曰菁茅一物也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王氏曰包匭菁茅者包且匭也物或簏或包至菁茅則包且匭者正以供祭祀故嚴之也

張氏曰安國謂匭爲匣而礙於包故以包爲橘柚康成以包爲裹而礙於匭故謂匭猶纏結余謂二物雖微專以供祭祀而非他用豈可不謹哉故以匭藏菁茅矣又以帕複包匭而致嚴也學欲通古今不因見今日之用複帕包盤杅之屬則包匭之說終爲孔鄭所惑矣

厥簏玄纁璣組

孔氏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

唐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說文云璣珠不圓者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張氏曰組此州所善織紝者

九江納錫大龜

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

常用錫命而納之

唐孔氏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載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注云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杜氏曰蘄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云九江納錫即此

杜氏亦附會漢儒九江之說耳要禹時大龜不必蔡山者是

薛氏曰大龜國之所寶其得不可以爲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使有之則納錫於上先儒多以爲錫命乃貢此則何以異於錫

貢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孔氏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葉氏曰江沱潛漢與河皆不通故必陸逾于洛而後至于南河

曾氏曰自漢而逾洛

張氏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荊州順江流以入沱自沱順流而下曰浮自荊州順江流以入潛自潛順流以入漢至漢則捨舟陸行以入洛自洛以入于南河

程氏曰荊之貢不經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

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逕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也遡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

自孔安國有順流曰浮之說學者多信之而余竊有甚疑者豫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順流也雍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亦順流也而濟漯受河而東流兗貢浮濟漯以達于河果爲順流乎泗水東流入淮徐貢曰淮以浮泗自泗以達河果爲順流乎況荆貢所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洛則是遡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爲順流乎浮也者舟行水上之謂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爲之解學如無垢亦爲所誤信哉程氏用功於禹貢也深而曰者余之所疑亦因是而判然矣

荆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李氏曰河南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

杜氏曰豫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蘇氏曰自北條荊山至于河爲豫州北條荊山至于河甚近當是跨荊而南猶濟河惟兗州也

林氏曰蘇氏之意蓋謂荊州之言荊者南荊也豫州之言荊者北荊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以地理考之其實不然北荊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荊山爲北荊之荊則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荊豫州其陽爲荊州此說是也

伊出今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出今西京河南縣東南入洛洛澗出今西京新安縣東南入洛既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洵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唐孔氏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熊耳山傳云陸渾山者熊耳山在陸渾縣唐先天元年割陸渾置伊陽伊陽今隸西京志云洛水出上洛縣冢領山傳云上洛山者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今洛州今隸商州志云瀍水出穀城縣潛亭北傳云河南北山者穀城潛亭北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通典洛州河南縣有穀城山瀍水所出古穀城在縣西北後漢通志堂

志云澗出新安縣傳云洒池山者洒池在新安縣西也志詳而傳略（志引博物記曰澠水出潛亭山西南流逕洒池今澠池縣西）伊澗三水入洛合所據小異耳（澠音緜隸書）

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

林氏曰據伊澗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伊洛澗則以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入于江以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水之大小相敵也

下文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此序水之次第自上而及下也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自下而及上也曾林二公不知察此而求爲小大相敵之說夫三水入洛而洛得兼三水而爲大顧謂之相敵可乎不然則禹數九川洛與其一奚爲而三者不言也

滎波（在今鄭州滎澤縣）既豬導菏澤（在今曹州定陶縣界）被孟豬（在今南京宋城縣）

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唐孔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章帝更名湖陸）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至晉不改其後不知廢於何時）

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道也

許氏說文云菏水出山陽胡陵南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正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胡陵地也而

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道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於南也安國惟說菏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豬在菏東北是以致顛達疑甚而有古胡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余不極力窮之終爲二公所惑而況能明禹迹始終經畫之妙邪

顏氏曰言治菏澤之水行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

葉氏曰孟豬菏澤其相去遠被及也猶言西被于流沙者導菏澤被孟豬言水僅相及

而孟豬之蓄不以菏澤也

林氏曰職方氏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鄭云滎沇水也波讀曰播禹貢曰滎播既豬顏氏曰波亦水名曾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觀此諸說則滎波之爲二水明矣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滎澤水大動成波浪今時已成遏豬則是言滎波爲一水也顏師古雖言波亦水名又言一說謂滎水之波則姑存兩說而不敢斷也林氏專主職方所記以爲當是二水固不爲無據之說然以余考之上文言道[illegible]

此則專主導濟而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雖然導水之法大抵自下而上至此則先言伊洛瀍澗之入河而後次及於滎荷何也蓋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平時洛併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所不堪而況其橫流浩蕩之時滎澤所承其有不爲害之慘乎禹謀度之先皆灼知此利病故其經始河患施瀹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豬矣滎波既豬則荷澤固可無患而猶

導其流以被孟豬者所以殺其餘溢而
亦預爲他日洩水之地也反覆參究禹
之規畫如在吾目吾殆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孔氏曰高者壤下者壚壚疏
許氏曰壚黑剛土也
唐孔氏曰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内之土不
純一色故不復得言色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氏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壤者和緩之謂也墳者不黏埴之謂也
此州兼有二土田宜若最上而止居第
四者以下土又有黑剛之處非播種所
宜故也履歷農郊利害在目君子其可
忽於此乎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
于河

孔氏曰纊細綿治玉石曰錯治磬曰錯
唐孔氏曰纖是細故傳言細綿
顏氏曰紵纖紵爲布及練也
王氏曰磬錯二物不常貢錫命乃貢

張氏曰揚州言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言九江納錫大龜二州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州北近冀都而磬錯亦以錫貢聖賢之惜人力如此則夫崇飾臺榭以爲遊觀輦運土木以資妄費皆聖賢所深惡矣可戒哉

林氏曰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枲則是漆枲之類此州之所宜也纖纊諸儒皆以爲細綿然爲二物亦未可知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華山在今華陰縣　華州）

孔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唐孔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杜氏曰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

曾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

岷（在今茂州汶山縣　嶓（在今秦州界）

別出於嶓東南至恭州巴縣入江）既道

孔氏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在今彭州永昌縣界）潛（此漢）

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唐孔氏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

郡有湔氏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
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沱出
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荆州
故荆州亦云沱潛既道
班氏曰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
又曰江沱在蜀郡汶江縣西南東入江（今郫縣即汶江地）
西南北入漢（通典云金州安康縣即漢安陽縣也晉改安康唐至德二年又改爲漢陰名仍漢陰今）
鄭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其尾入江漢耳首
不於江漢出江源縣有灊（音潛）首出江（案隋志後）

周改江原曰晉原今隸蜀州）南至犍爲武陽縣又入江
豈沱之類歟（通典云眉州彭山縣即武陽地也）潛蓋漢西
出嶓冢東南至（故城在渝州巴縣西今渝州改爲巴州）
郭氏曰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楠山與江別而
東流又曰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沔陽晉猶存九域志興元古迹有沔陽城）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
岷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
貢潛也（案晉志云劉備據蜀改葭萌曰漢壽泰始三年又改漢壽爲晉壽後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統晉壽等縣案通典利州晉屬晉壽郡縣無晉壽而有葭萌不知何時復此舊名）

林氏曰沱在彭州唐昌縣（本朝開寶四年改爲永昌）又曰沱在益州郫縣西

小司馬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是也

以漢志通典考之以地勢觀之則是沱水別流於茂州汶川之境逕彭州永昌又逕成都郫界復東入大江明矣鄭氏謂在郫之沱首不江出此蓋未嘗深考源委曲折故也若潛水惟鄭氏所指西漢與經浮潛正合請辯于後

葉氏曰江漢見於荆者既朝宗于海則已治矣故於發源無所用力特言岷嶓既藝則不特水治也

林氏曰江漢二水發源此二山當其泛溢悍怒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爲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種藝矣

治江漢之水由東而西上亦既極其源矣而分派旁流者又已俱治則梁州之大功畢矣萬世之下想象禹之規畫何其簡易精當如此也

蔡蒙旅平（二山皆在雅州嚴道縣）和夷厎績（嚴道和州鎮即和夷之故通志堂）

地也

孔氏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和夷平地之名

鄭氏曰蔡蒙皆在漢嘉縣

杜氏曰雅州嚴道縣有蒙山禹貢云蔡蒙旅平謂此也（漢嘉不知廢於何時案晉志屬漢嘉郡今雅州晉漢嘉郡也其地當在嚴道之境）

王氏存曰雅州蒙頂山即書蒙山也

蘇氏曰蒙山今曰蒙頂和夷西南夷名

林氏曰據漢志青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鄭氏謂和爲夷所居之地而曾氏本鄭說以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羈縻州者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爲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川鎮此即和夷之故地也

和夷者東近蒙蔡之夷也蔡蒙旅平則和夷厎績矣此梁州西南最遠之地言

旅平於此所以示告終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愚謂差等之處有三第六第七第九也八不與其中

唐孔氏曰王肅云黎小疏也

顔氏曰色青而細疏

曾氏曰梁州山水俱多故其賦比九州爲下等

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爲土之剛

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邪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孔氏曰璆玉名鏤剛鐵

唐孔氏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鐵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於鐵故言鐵先於銀也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西傾山名桓水

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

唐孔氏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傳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

馬氏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氂氏曰桓水出西傾山

杜氏曰西傾山在洮州西南吐谷渾界桓水所出

鄭氏曰桓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

蘇氏曰西傾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沔

葉氏曰雍言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則織皮非中國之貢也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貍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

西傾雍州之山也西傾之戎胡不浮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而必道梁州之界何也因有桓水之便較積石爲近故舍彼而從此焉耳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酈杜諸公皆言桓水出西傾於經文爲順而班固以爲出蜀郡之山非也

浮于潛

水凡出於漢者皆名潛則漢志安陽蠆谷之水與郭氏所引沔陽南流之水皆謂之潛可也若此所浮之潛則當以鄭氏所指漢西出者爲正蓋主之以經文參之以地理則桓水自西傾來東與之會者惟以西漢水當之可也苟舍是而他指於西漢之東則桓水其能越西漢乎

逾于沔

孔氏曰漢上曰沔又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

班氏曰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今興州順政縣）南入江（羡音夷漢屬江夏郡即今鄂州）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其記禹貢養水則曰出隴西氐道縣（當在秦州之西）至武都（漢沮縣之地也）南至沙羡（漢沮縣之地也江夏縣）

爲漢（今階州將利漢武都地也）其武都縣注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其南郡華容縣注則又曰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應氏曰沔水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故郡曰江夏

杜氏曰沔水發源興利順政縣一名沮水又曰沔州漢陽縣有漢水一名沔水（漢陽今爲軍）

鄭氏曰或謂漢爲沔

劉氏曰巴漢志云漢水二源出氐道之養山名養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江（案廣漢郡有白水縣注云水出徼外北入漢案通典利州景谷縣漢白水縣也今利州無景谷但昭化有白水鎮當是唐朱五代廢入）

桑氏曰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又曰漢水東南過巴郡閬中縣（今閬州）

酈氏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爲漢水雖津流派別枝渠勢縣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又曰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

程氏曰漾水不出西縣嶓冢山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狼谷

山所出之水爲漢源則東狼谷山當爲嶓
冢矣西漢嘉陵江水也自高祖置廣漢郡
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接境
又郡名廣漢遂誤名嘉陵以爲漢水耳

東西漢水辯

班氏言漾水出隴西氏道而劉氏引巴
漢志又言出氐道養山是皆水源實跡
而非鑿空遽爲之說也今考氐道地當
在秦州之西而嶓冢山者養山以東之
山也漾水發源養山而東逕嶓冢其水
別爲一流東南至江州入江者即後世

所謂西漢而禹時所浮之潛也以地判
考之既會桓水爲順而於經之浮潛又
合顧何必致疑於其間而又泛求之他
乎學者如考經之詳當自以余說爲當

漢沔辯

杜氏言沮縣東狼谷之沮即沔水也沔
出沮縣東狼谷而漾出隴西氏道則沔
漾之源班氏固未嘗以爲一也及記漾
水至武都爲漢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
一名沔是漾至武都去沔源爲近雖其
流未與漾合而沔漢之稱固已亂其眞

矣況於下流既合而顧孰辭沔漢之異
源邪孔氏曰漢上曰沔鄭氏曰或謂漢
爲沔皆傳文承襲之餘而未嘗知源委
曲折者也至劉氏所引巳漢志言西漢
始源曰沔酈氏言東西兩川俱受沔漢
之名則又誤益誤而不知質諸經者也
據經但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無漢上
曰沔之語雖曰浮潛逾沔而逾之一字
與自漢逾洛同義漢不通洛則自潛逾
沔之地亦非水道相貫而所以至此必
捨舟陸行者以潛入沔之處相遠而於

此而逾非惟趨沔爲近且入渭爲便故
貢道不得不然耳學者苟能本諸經而
參之史且於地理之學不苟則余之說
煥然而前人之述誤可以挽漢川之水
而一洗之矣顧不快哉

沔夏辯

班氏曰沮至沙羨入江沔過江夏入江
似二委不同也及余考沙羨之地即今
江夏縣也是二委入江即漢水一派而
已班氏記漢沔既知異源而至合流混
名不加考察故又記其一委爲二水猶

孔鄭諸公以二源爲一也大抵傳習之
誤如此者多非旁參力究詎能知始末
曲折之當乎雖然自漢沔之名雜漢入
江處曰沔口可也而又有夏口之名何
邪據漢志言沔過江夏謂之夏水而南
郡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
里蓋由夏水至江夏界入沔故沔遂得
夏水之名非華容夏水即沔也沔既得
名夏水故沔口亦稱夏口云耳彼應劭
謂沔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此又
謬傳之甚者也通典江陵縣有夏水口

此受江之口耳入江夏口在江夏縣界
也凡此學者亦當討論

嘉陵江辯

案嘉陵江出鳳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
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
越東漢而爲西漢乎夫自漢志言漾水
出氐道巴漢志又言出氐道養山則是
來自今秦州之西境過階州將利之東
興州順政之西迤邐東趨漢中者是漢
源流迹道之實也彼嘉陵江來自大散
西南則不容不入東漢而程氏指以爲

漢人所謂西漢者由其以東狼谷之沮
爲東漢則嘉陵源委固可爲西漢無礙
也大抵事之偏執至迷誤後學者古今
同一律耳非極力稽證其能得其眞乎

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
白所治正絶流曰亂

唐孔氏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
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孫炎
曰亂橫渡也

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志云斜水出扶風武功縣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沔通典云漢中褒城縣有褒水谷）及漕事下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顏氏曰故道即今鳳州界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卯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蘇氏曰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絶水百餘里故人所言褒斜此則自沔入渭之道而漢人所言褒斜之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

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爲即沔自浮潛至沔即捨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爲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爲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爲即沔以禹時通謂褒爲沔而說逾之一字與顓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且以經而參之史沔漢本二源甚明但不知沔東行幾百里入漢水耳今而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爲近故捨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又有褒焉故自沔北入褒又自褒逾斜而北達渭然言入不言達以褒斜之間絶水百餘里又有如漢人所言故也兼上文既言逾沔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夫沔褒既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斜渭既是水道言渭不言褒可也如其必欲言沔渭

之間有褒斜絶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沔
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其不簡直哉
學者試以予說思之當亦見學經之不
可苟而有以發明先儒之所未能言者
顧豈好辯也乎

黑水西河惟雍州

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
西

唐孔氏曰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
河而西逾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距西河
所言得其實也偏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

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
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
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
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李氏曰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
壅也

杜氏曰以其四出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
之位陽所不及陰所壅閉

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耳未
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

弱水既西 來自雍州西北徼外 涇屬渭汭

孔氏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

唐孔氏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屬謂相連屬故傳訓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

弱水在雍境西北之極與涇水邈不相及而又中限以大河禹所記若利害相關何也蓋方其洪水橫流之時弱亦東浸會衆水而被於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矣禹導河於冀兗豫之間雍之上流固已底定而今其畢功於此則必以導弱爲先者以雍之爲害尤在於弱水故也今既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大河之西無泛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不然則於經文固未可通而禹之規畫亦豈泛然無統要者乎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

於渭

葉氏曰灃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灃而後灃者漆沮既從而不違則灃可與渭同入於河灃以後成用力宜差多故詩獨言灃水東注維禹之績也

治弱水以及涇漆沮雖自西而東然涇漆沮治而後治灃則又自下而上也禹之規畫非不定如此度勢隨宜行其所無事也如河患在九河疏其下則其上易爲力江患在彭蠡豬其上則其下無足憂皆所以先後順理也學者得余說

而通之然後可以觀禹貢

荆岐既旅

孔氏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

唐孔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

葉氏曰治冀之初固已自梁及岐則荆州之旅久矣言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者自終至鳥鼠皆刊旅也

終南在長安縣惇物在武功縣至于鳥鼠

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

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蒙上既旅

之文也

班氏曰扶風武功縣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

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案通典京兆長安縣有終南山而班氏壹山當是唐以來以爲即武功大山屬長安）

林氏曰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山爲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水爲最多觀此篇之所載可以見矣秦都長安在雍州所謂百二之險者惟其山多故也

凡此下文所謂導山益稷篇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案荊在燿州道導荊則或導其水於河或導之於漆沮也岐在鳳翔道岐則或導之於渭也終南在長安惇物在武功此又或導於澧或導於渭各隨其利順焉耳至於鳥鼠則渭之發源是也其上下左右之水皆導之以入渭則又不言可知矣禹記每州治水山川表裏交相發明而導山導川又敘其始末之詳於後讀此書者參會而觀之其庶乎不爲章句之學者將皓首猶童習言語間當有意味學者將皓首猶童習

乎抑將童習蚤爲之所乎

原隰底績（今別州之地）至于豬野（在今涼州）

孔氏曰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唐孔氏曰鄭元以爲詩云度其原隰即此原隰是也原隰鹵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班氏曰休屠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

杜氏曰涼州姑臧縣有豬野澤（今爲化外地）

原隰至豬野亦猶惇物至鳥鼠雖其地相去甚遠而當時施功由下而上者不極其所當治不已也大抵禹之治水其大而要者既先導之使有歸小而渙散者又各濬之使有距夫然後爲澤自爾豬爲平地自爾安而陂障修治之功易矣原隰近涇渭豬野近河弱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孔氏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

唐孔氏曰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

林氏曰舜竄三苗之始蓋在洪水未平之前

及乎洪水既平之後三危之地既可安居
則三苗之族於是始得其敘
案經舜竄三苗在受終之年而唐孔氏
諸公以爲受終之年洪水已平若受終
之年洪水已平則竄三苗在洪水已平
之後禹於此預記其丕敘何邪穎達爲
今之說正與經合雖自背於前不覺也
三危既定此治黑水之成功
張氏曰舜之遷逐四凶終無疾惡之心必欲
使之大有改敘安其居止而無憂愁不聊
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心也

東萊先生曰三苗不道竄於三危自後世觀
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
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
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
至三危亦爲畫其居宅其與漢文時所論
王制不同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唐孔氏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
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
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

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林氏曰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爲可貴土色本黃此州之土黃壤故其田爲上上而非餘州之所及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孔氏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汭河北入渭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唐孔氏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北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林氏曰此州之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厎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至于龍門西河乃始會于渭汭也

程氏曰雍之貢入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

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荊一律也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戎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唐孔氏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四國崐崘也析支渠也搜也鄭氏曰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

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
戎爲四也
案陸氏引馬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
河關西與王肅所言正合臨羌河關皆
漢金城郡之縣也陸氏又云漢志朔方
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
以余考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
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
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
居朝方則不應浮積石陸氏之說非也
蘇氏曰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

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
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大意與上三州
無異蓋言因西戎即敘而後崐崘析支渠
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
其文當在厥貢惟璆琳琅玕之下其浮于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當在西戎
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
編脫誤不可不正
梁州言熊羆狐狸織皮此獨言織皮者
蒙上文也此言西戎即敘梁州止言西
傾者以下文該之也

傳氏禹貢集解卷第一

後學 咸德 校訂